

鼎修德安府全志卷之十九

僊釋

古之於異端也距焉辟焉放焉嚴矣志之者何君子不為隘也大道亶亶迷者執之聖人該焉夫迎之宮中求之海三則不可若夫高人之寄托介士之孤踪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作僊釋志

僊

鬼谷子姓王名詡西周人受道於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採藥服之顏如童

德安府志

卷之十九 僊釋

一

董仲永之子也毋相傳為天之織女故生而靈異多神奇嘗遊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又岳州府志云仲遊安鄉縣以縣苦水患書符可立於縣治東南隅以壓水已而水異不至有不信者掘地欲窮其趾愈掘愈深址不可見水患復興人愈神之志一統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亾之道人學其術者填烟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賣藥今縣有會僊橋云

胡恬安州人有僊術馬處謙盲學醫筮以自給嘗至安州恬謂處謙曰子之筮未臻其妙能從我學乎嘗至陶僊觀受星筭之訣凡十七言又語謙曰子有官祿終於五十二自是筮事多奇中後從趙匡明入蜀官至中金紫果五十二卒

唐風僊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姿貌古怪鶴體松形杖頭常挂葫蘆數十徃來均房之間郡守程進令開闢武當預道人吉凶多奇中常叱辱人被叱者卽家福慶人以風僊稱之或立積雪或卧道路

德安府志

卷之九

僊釋

一

任紫霄南巖年八十餘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異疾度徒百餘人解化之日面若童子

王真人德安人修煉於零陵之元和山元初賜觀額爲萬壽宮封懿德真人徵入朝遂不復返

祝海常山東人萬曆中過郡車騎甚都爲郡守所禮今府署黃堂題額其手書也鄉先正其筭暨永陽楊忠烈薤皆師事之惟司李某日以爲誕一日偶與司李值卽耳語曰君家人旦晚至十餘年某事今諧矣詰朝得家報果然蓋司李自爲諸生時卽

有所覲於大姓亦祇借未來事供窮窻一噓郎妻
子亦未告語也自是亦隸門下

張三丰遼東懿縣人名君寶字全一號保和容忍生
有異質手提方尺一笠一衲不飭邊幅人呼爲張
邈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升斗輒盡或
辟谷數月自洪武初居太和玉虛宮二十三年去
永樂初詔給事中胡濙等致書遍訪不獲後寓太
平山與山下宗顯者善其童子常從之遊童子語
人曰張常出遊必偕我但令閉目一日竊視之乃

德安府志

卷之九 德釋

三

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之去乃邀父老登山
爲別揖衆使坐旋下山取火往返行四十里頃刻
而至又市豆腐一提比父老歸屬其提版曰此唐
邑西關王宅物也爲我還之嗣問王宅往市時正
父老在山時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十里後覓三
丰不知所在 太平縣在治西八
十里鵬鸞嶺

紫陽先生唐時人好道太白有詩見贈迨後竟不知
所之

晉洞雲名大宥號洞雲子應山人家世宦族幼入武

當學道遍歷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開復武當
住紫霄南巖符療異疾其應如响常有虎豹侍衛
後莫知所在

童志高孝感人有異術相傳志高一日以旱刺泉范
公塘謂其弟子曰吾若駕龍入泉窟當索符亟與
我及志高從水中出手索符手有毛弟子大駭走
志高遂沒不出土人祠之至今零祈或驗

趙童應城人相傳洪武初乞食應城竟莫詳其年邑
西十里趙族言其遠祖有出家訪道不返者疑爲

德安府志

卷之九 僊釋

四

童也通而認之童曰我非趙姓也久居應城卽改
稱應童云披鶉衣繫杖頭懸葫蘆膏藥治病立
愈邑中九十餘老人言初時見童貌至今未改但
毛髮黑白無常雪天輒露坐去坐丈許無雪溽暑
坐卧赤日中身無汗垢日居應城不遠出而邑人
多於襄鄖荆岳間數數見之於是漫呼趙神僊嘉
靖初童徧辭市人曰吾行矣越三日江西張真人
以舟迎去拜懇長生術數月無一言真人怒加以
刑童遽死令人瘞之昇棺者覺其輕啓視之惟一

懽喜容髮已垂肩瓜盤於臉高曰片耶刺之赤液
徐出少焉四小雲合風雷俱作高百拜悔罪封狷
而去後好事者再爲啓視則枯矣

慧靈住錫大安山號興教禪師上堂云我有一條拄
杖尋常將來比况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
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肯借看卓
出衆人之上

能禪師居大安山崇教寺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能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僧問如何是

德安府志

卷之九

仙釋

六

三冬景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宣能德安文殊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能曰四
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

外一號蜜殊安州人常遊姑蘓臺柱上倒書一絕
云天長地久任悠悠爾若無心我亦休浪跡姑蘓
人不曾春風吹笛酒家樓與蘓軾友善性嗜蜜言

號殊蜜有寶月集蘓贈有嗜蜜歌懺詩集

寶藏京兆醴泉人俗嚴姓以苦行過秦西蜀景泰帝
子嗣曇花寺無爲衣鉢證臨濟二十四代法威化

閻應藩封名開堂壽山之龍泉寺圓寂建塔其巔
張廷器璜序其語錄以傳越百餘年順治辛卯正
令古帆繼之

祖庭豫章人景泰間應茂卒王者以其癯弱難之對
曰食素王者曰食素柰何厠荷戈役乎對曰
軍籍輪序應役爾時牧夫不誠營馬數壞民禾主
者以其佞佛也簽之往凡數月而馬肥民間亦無
呼籲者密察之見其引馬就牧所惟周遭一行羣
馬悉不敢逸步履外此後僅手珠串跌坐爾王者

德安府志

卷之九

仙釋

七

心異而除其籍放之焚修祖庭得蓬髮自此始行
脚至石門土人以山峻無逕不敢入庭曰道本平
坦何荆棘可碍竟卓錫焉詳具詩序中後證人知
識嗣牛首山澄大士法年七十九示寂偈曰四十
二年石門熟轟七十九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
般作夢歸去來今看稍雪重

鐵牛和尚未詳何許人嘉靖間劉紹恤請書白兆和
尚以行脚至衣鉢不飾豪莽任力寺僧易之劉一
日遊桃花洞強和尚與俱佯卧不起比劉至而和

尚已跌坐石上矣始知爲異人也引其鷄窻風戶
晨夕適劉偶有所需於家命奚童以詰朝入郡未
及炊家人已至云鐵牛和尚傳主人命呼我然和
尚實與劉對坐足未出闕以外也或偶與諸比雛
狎手起在礎壓衣袂俟其再三懇求始出之或令
諸僧縛之繳纏層加應手而解神奇種種諸如此
類自是與劉縱談只曰可惜可惜如是者經年後
不知所終

禧公字有緣江西人明萬曆丙辰偶至白兆遊桃花

德安府志

卷之九 仙釋

八

洞而悅之據石趺坐崖溜洒洒石蹠間屹不爲動
越數日寺僧餽以茗亦或推脫粟飯之公皆不却
當其不餽亦無所需邑諸生從之問性命宗旨公
曰人生七情祇有親愛一緣自受生帶來所以孽
識在欲根難斷我輩故逃之未生以前又問未生
作麼理會公曰只一未發本體是也崇禎辛巳卓
錫龍角寺壬午冬賊薄鄖城公以先期赴鄖不知
所終

若石名道一應城人負無礙辯才行力堅忍順治內

戊聞石門勝地悉委草莽因更新之居亾何爲香
人所中值王學使爾祿按部至鄖子特加徵聘始
出之扉所今石門再振若石之力也

眉山名道需蜀人幼工舉子業棄而薙髮白門得證
臨濟衣鉢順治癸巳卓錫於白兆寺尋去

靈山名傳然潘姓家於安陸之東郊年二十爲郡功
曹日夕木魚聲徹戶外一日問法於禧公門下公
曰藕絮繫風帆如何問弱水言下大悟遂歸與婦
訣薙髮焉時年二十有六跣足草庵念佛不置日

德安府志

卷之九 僧釋

九

以十萬聲爲率賊氛之變亦無所避賊笑問曰如
何成佛答曰不殺人不放火便是活佛賊亦擲弓
矢邏拜去

佛禪名傳慧一名世耀從禧公薙髮不事文字嗣着
山付法卜築於月落嶺之陽遠方布金者一日而
集值上元之夕看山過佛禪土人合歌鼓以娛佛
世耀毅然却之與看山論不合因置源流於神座
而去後衆復追之還日惟與大衆念佛同寢處卒
以行力了當善入康熙乙巳秋作偈而逝

宜都僧法琳於雲夢山誦經一女獻食琳曰苦岩前
水牯我女曰易爲爾辭去已而水從岩下流三里
許方有聲後人建龍女祠雲輒應被此二則皆稱
雲夢山姑附錄焉

寧道完應城人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甚
麼師曰一字空中畫僧口得甚麼奇特師曰千手
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如何是
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客揚古路不
墮悄然機師曰恁麼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

德安府志

卷之十九 仙釋

十

佛子僧喝一喝師曰太好悄然

明了善應城人號鼎菴永樂間居邑西南四聖寺大
闡宗風天順八年淮王好禪學聞善各卑禮致書
遣人迎之善誓不久入王宮淮王特建寺於廬山請
善居之以便質問曰善居廬山而衆僧皈依者千
餘人所著有鼎庵語錄四卷

善信豫章僧悟道上界山後從馬祖遊五臺山已歸
隨州歲旱鄉民張武陵將禱信止之默禱山石開
雨大降

響山和尚應城八所生應城楊家子爲僧遊湖南三十餘載不向念一日其嫂有胎夜夢和尚投胎及醒遂生響山從腹中母不食量及生不食乳自幼出家及長有慧性妙解經義居京師數十年晚年回應城自以初生茲地復生茲地因名其庵曰二生庵

九嶷和尚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是問遠聞九嶷及至到來只見一嶷師曰聞黎只見一嶷不見九嶷問如何是九嶷師曰水急浪花籠又稱有九嶷敬慧禪師者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問如何過得曰求過亦非按二子皆青原第四傳授子大同法嗣也

德安府志

卷之九

仙釋

十一

智知隱如心孝感張氏子黃陂之仰天窩有石窟穹谷蟠林射虎蛇虺毒蜂宮之難獵不敢近如心牙身持盃徒敷坐念佛卒無害居六年徙居大勝關之三清庵賊大至見執板刀砍之不入其渠帥將天章異之曰聖僧也更羅拜迎之兵間爭相供奉慈忍盧尊者唐時人卽浮屠善信遊於五臺三年寺

僧遣之有老父語曰子行矣緣不在是逢隨止遇湖住遂行寶曆二年七月隄旱師至見高峯問焉人曰大湖乃竊喜及湖旁遇吳武陵者具羊豕而雪謂曰旱因人各害物濟人可乎請待之三日吾爲爾雪武陵聽之既入陰岩獨坐而大雨武陵乃從以二子而卽山居之大和元年五月師告湖神曰鄉吾代牲輟爾血食今償爾引刃截膝未殊血液出而湮盤張氏二子侍觀立化山南東道上其狀天子嘉之賜其所居之處爲幽濟禪院今隨之

德安府志

卷之九 仙釋

十三

洪山是也

無念隨州人明孝慈皇后崩楚王集千僧作佛事見僧無念竒焉遂居之九峯寺靈通候薦無念於明太祖太祖使中官乘傳來詔至於京師與語大說禮之後辭還御製詩文及金鉢盃瓶袈裟衲衣賜之使中官乘傳送之後太祖崩之後使中官奉御製詩文松花實於九峯賜之

大休萬曆間修於九尖峯四十餘年不履城市州守祝公屢招僅一晤楚豫名士多就之者著有語錄

尺餘行世後坐化

雜紀

明於天道者不可惑以神怪太平廣記直與齊諧
禪官等爾然雖古史亦不盡刪也惟取其可以勸
戒者附焉事不必其鉅語不必其倫隨類以叙作

雜紀志

宋神宗授安州觀察使生有異光照室羣鼠吐氣成
五色雲

魚周詢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欄楯視之乃周詢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三

醉而假

正傳其異人此與舊傳所載杜預吐酒
見大蛇垂嘔事相類宋史

宋杞庠父也嘗為九江掾未有子與其妻鍾氏禱於

廬阜鍾夢道士授以小戴禮已而庠生他日見許

真君像即夢中見者

宋史

又通志載鍾氏夢人授

文選一部而生子祁幼名選郎

安州刺史滕元發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於月中墮其

室蛛

宋一日出遊遇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
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又遇之僧執大宋手驚曰

手神異昔豈活數萬之命乎庠笑曰貧弱何力又
此曾口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試思之庠良久曰
鄉堂下蟻穴暴雨浸之群蟻環其旁我編竹橋渡
之非此也乎僧曰是也小宋圖嘗首捷予恐不出
其下二宋私語曰妄一歲豈有爾魁乎明年二宋
同舉進士及第庠第一庠第二章憲太后不欲以
弟先兄乃以庠第一而寘庠第十僧言始驗率元

鄧徽時夢至一小池方濶數尺甃以明玉獬入水

安州府志

卷之九 雜紀

古

浴見臂生白鱗水影中頭有角池上人呼曰白龍

翁來也比醒猶見曳尾於床張思正

鄭獬卒棺寄僧舍歷久不克葬勝元祭來守安州夢

獬來謁見橋中一白龍身其首實獬也元祭因出

侏突焉陳七元比勝達道鄭毅夫

蘇軾與鄂州刺史朱壽昌書云鄂岳間諱生女多淹

殺鄂人有秦光亨者方其生母誤爲女也已投水

中其舅陳遵先夜夢小兒挽其衣因念姊方娠趨

王汝之乃免今已登第授安州司法願以此明告

諸邑令此風便草陰德十倍於燕北夫也通志
杜鵬舉安州都督子鴻漸宰相名似兄弟蓋有由也
鵬舉嘗夢至一所見大碑人言是宰相碑問有
家兒否答曰有郎往視之記得姓下一字鳥旁一
字曳脚乃名其子曰鴻漸焉 又太平廣記鵬舉
初爲濟源縣丞暴卒其妻尉遲氏不肯殮曰夫君
筭術神妙每言官至方伯必不長往越三夕曾上
稍溫又翌日甦云初見兩人持符來招至一公廨
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踞坐命鵬舉前曰娛同姓

名非此官也答使者改符去有一吏揮手令出碧
衣官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戶籍少府當爲
安州都督故施敬爾先揮手吏趨出引鵬舉入一
院四周簿帳山集指鵬舉開卷視之時鵬舉三男
未生者籍名已具乃求筆記其名於臂西行過一
新城環城甲士曰相王居此將爲天子及甦視臂
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鵬舉以假還京詣相
王述其事後三年相王登極是爲睿宗拜鵬舉右
拾遺制詞曰思入風雅靈通鬼神後果爲安州都

督處士時及紀聞 亦撰鵬舉別傳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毋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

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漢書五行志

胡旦為工部郎中知制誥一日禁中忽報云召對賜

鞍馬偵者悉白官僚而邸吏已傳報四方既而詰

之虛也後數日且得罪貶安州行軍司馬怪異錄

呂誨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知蘄州

與安州士朱明復相雅善神宗立復知諫院劾王

安石罷知德安府一日燕坐見一碧公云非久王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六

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僇炎洲苦熱賜公

清涼丹一粒吞之若水雪下咽尋卒又數年明復

舉進士及第自湖北渡襄江道見吏頷數百人前

導次見誨騎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子明復前

謁拜問曰公何之公其已僊乎誨咲不答但曰吾

侍上帝南遊不得叙衷曲口占一篇為別異聞錄

邵陵王蕭綸討侯景不克避居安陸為北魏楊忠所

殺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不敢近時大雪週

迴數步不沾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殮之葬口

復大雪惟冢壙無雪楊忠問之以大牢致祭百姓

憐之為立祠廟梁善

庾翼欲北伐鎮安陸偶起如廁見有物如方相俄而

疽發卒虜

德安有土庫中被盜者門戶未啓而所失甚多訪之

絕無踪跡一總轄曰此必市上弄獮孫者令卒往

脅之不服則執之又不服則令唾掌中使者執其

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云令獮孫由大隄

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人之驚懼者必

德安府志

卷之十九 雜紀

七

無唾姑以下之幸竒中爾

郝處俊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嘆曰葬壓龍角其棺

必斲後處俊孫象賢坐不道果斲處俊棺焚其屍

處俊髮根入腦骨皮托髑髏蓋竒毛異骨貴相也

張鷟朝野僉載按本傳贊曰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

俊固爭不使妾乘夫陰反陽至姦人卸怨仇爵以

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

馬黃谷冢舊載安州城南陳人左鵬親見其棺已腐

惟一體骨長三尺今無冢或久而逸其跡也

載徐錢樞

神錄

安州城東二十里有南蠻墓羣盜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枝合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盜取一帶隨手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塞盜以一金獅子獻刺史武愉愉夜夢一人古服多侍從謁云我南蠻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所以君宗姓願為修之盜當發狂疾不必捕愉即命人修墓羣盜三十餘人不數日狂死者半

錄異紀今無其迹

德安府志

卷之十九 雜紀

六

梁貞明中一日方曙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於城尾曳於濠南土地廟中其首大如五斗器怒目如電張巨吻以屬城其身不翹百尺粗可數圍蹇於羊馬堞兼濠之上其餘尚蟠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猝然過之大呼失魄而走一城洵懼莫知所由明年淮寇圍城豈神先告之耶今無羊馬堞或即羊集岡也殿自仁字鰲峯家城隍廟街在今分司街之南司左有小廟數楹俗曰米芾大王殿攷元章未嘗至泗亦逸祀所自起自仁為諸生時數數過之神示

鄰人於夢曰若等祀我甚恭柰殿狀元日再過門
踞坐未便幸置一簾蔽之其人寤而如約越數月
又夢神語曰可撤而簾殿爲人作離婚書不復領
狀頭止可一榜爾後殿中嘉靖辛酉鄉試云嗟
乎殿亦盛德長者而一事偶誤冥報不爽如此可
以爲禔躬之誠

揚方准芷少孤爲嫂所役落拓無家年二十五楊觀
察瑋見其人異試以聯曰北斗七星水內連一
十四點對曰南方孤雁 中帶影一雙飛再曰燕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九

去鴈來相逢路上講春秋對曰兔走鳥飛各向空
中行日月觀察適爲女求婚因定盟焉何司寇遷
亦觀察所選壻也何亦以此法得劉伯燮或物色
塵或賞授於童穉亦可傳矣

嘉靖乙卯秋七月劉伯生伯燮紹恤熊之夢共一官
舟往預省試夜泊於劉家隔江朝呼長年方欲前
發而舟已抵漢口矣夫解纜不覺順流無恙事不
足異但中必由逆流十里過瀨口方可達漢誰挽
之耶是科四人俱登賢書伯燮領解額

劉僉事紹恤嘉靖乙卯春官下第後卽讀書金泉僧舍踈牕西河外無垣籬也一日拋書獨坐偶作不必然之想脫有刺客窺櫺隙投戈而入某當側身以避之因戲作掉臂狀而長戟已從耳畔飛過矣又童時與諸兒狎疾走雉牒上忽失足墮城下適一老人倚城跌坐正墮懷中此地屆城西北下臨深潭其亦有神以護之耶

杜如桂字上林家應城街與了角廟近因讀書僧舍夜偶倦閑步僧廊忽值一短人不及避跪而前曰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三十

某廟土神也行兩拜跪禮以退後杜中隆慶丁卯卿試

嚴官字太元預萬曆乙酉科省試乙其牘委於地夜闈官已卧有物如羣鼠狀擁之入案闈官從燭影中窺之披衣起展開數四弗快也仍委焉羣物擁之如故次夜再有心驗之又而復起如是者再因擢之高第人以為嚴氏世德之報云此與董以修事相類董有傳不及贅

萬曆間西關外一銀匠為崇所憑至夜分別比隣環

而衛之病者曰此物從瓦隙中來每座客多則遲
迴半瞬始下瓦有聲其驗也次夜一強有力者持
勁弩候之一發而墮詰朝有血跡循而窮其處則
白兆山巖中一狐死焉人力固足以勝妖也

高一廸陝西人萬曆甲辰任安陸縣令善以鈞
距得人情僞有隨州丘氏謀移一宰歲久不服屬
高一再訊之高以午夜潛詣城隍廟具袍服坐龕上
神狀盡飾諸左右執戟以待而潛令曉事邏胥
數人塗面文身突啓獄門鐵鎖聲雜齋陰火一迸

安府志

卷之九

雜錄

二

負丘以出又令一人淋淋伏地下若爲其夫鳴
咽乞命者丘大駭悉合謀始末高更禱燈燭示
丘曰尹高知縣非城隍也數載妄書遂成定案更
善治綠林方君盜甫入而已被拘者有執竿
才出而邏卒先伏被劫之家以伺之者諸如此類
未易更僕

天啓壬戌鳳凰山下一小街爲走櫻桃渡
逕居民
廖姓女爲祟所憑且瀆於死延巫治之自言爲本
地土神欲婚此女適縣牧賀大亨過其衆聲雜

昏不知辟也賀爲停車詰得其狀呼其父責之而立劈其像妖亦遂止

萬曆丙辰六月治西北淤水港水澆潯土人不知也訶之龍怒游幾沒其村人水退後有二龍鱗冒於樹杪

崇禎辛巳歲禔治西鐵石墩一民家婦拾蔬於野忽值一白鬚人語曰爾所孕吾子也可善護之婦怖謂歸告其夫夫曰流賊之後白骨填野白出而爲祟後慎勿往然其家待蔬以活饑不能忍越數日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三

結鄰婦以出比及野白鬚人在焉白日忽見星月亦其脇取子以去諸婦止聞兒啼聲婦已卧地矣呼家人扶之歸半日始蘇刀口亦漸合竟不知爲何妖也

樂繹如字官旋崇禎時甫成童於書舍傍遇一女

止宿盤桓吟咏不下千言未一載繹如遊泮里人傳其事繹如父母知覺女子遂辭去繹如以文士壬午入武闈巾式癸未賊據涓城繹如以卷藏壁間越四年丙戌歸啓卷有女子詩在內亦異事也

順治辛丑鄭西月落嶺下居民張姓家畜一牛夜忽喘其人以為病也舉火視之牛作人語曰我某甲子魯負公錢一千穀若干今償子毋倍矣豈復為爾耕耶因縱之出牧夜仍歸宿逾年死

康熙乙巳五月二十日亭午城中有黑雲自西南起忽出光如電一龍蟠焉色紅紫鱗爪俱現時不雨而風間捲民屋仍迤遞西南而去

康熙乙巳四野多虎患槎山南有樊跛子者孑身而貧傭以自給然性亦癖於佞佛十二月除日忽願

德安府志

卷之九 雜紀

三

捨身飼虎以代鄉人因夜出視虎出沒處或卧或坐以待羣虎過之樊念佛不置且呼曰請便食之虎皆掉尾去如是者七夜竟無恙蘇子由曰虎畏不懼已者或亦至誠動物爾

康熙五年竹盡華結實如小麥然落地復生

